

从《道德经》到《瑞士之道》

陈明仙

瑞士汉学家胜雅律去年新出了一本书，名《瑞士之道》，是运用老子《道德经》的观点，对欧洲小国瑞士作分析评价的作品，很有创意。之前，他已有《智谋》一书面市。该书汇集我国的三十六计，一炮打响，有多种译本，成为西方脍炙人口的畅销书。这本《瑞士之道》于2017年5月由新苏黎世出版社出版，因只有德文，尚无中文译本，了解不多，尚难评估。但可就我所知，作点介绍，以飨读者。

胜雅律说，他接触《道德经》始于七十年代，当时他觉得其思想并不符合欧洲人的“宏愿壮志”。到了九十年代，又经过好几次阅读，突然恍然大悟，发现它在很多方面恰好是瑞士的一种“超时代、超国界的大纲”，给他提供了“崭新的蓝图”，使他得以深入了解“祖国的真谛”。1999年，他就给学生们作了一次关于瑞士和道家的演讲。瑞士的报纸作了报道，标题是“从老子来看，瑞士可能是一个理想国”“瑞士有点道家色彩”等。

从《道德经》到《瑞士之道》

他在该书概要中列举了十个方面的问题，现举其要者简述如下：

首要的自然就是《道德经》八十章的“小国寡民”思想。他说，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的思想。不过瑞士证明这种方针，在特定历史、地理和本国政治条件下，是一种法宝。小国也有滋生霸权的野心，想成为一个大国。在中世纪，瑞士就有这种想法。它想占领意大利北部。但1515年，它在马里尼亚诺战斗中惨败了。从此以后，瑞士当政者放弃了扩大其权力范围的野心，决心安分守己，保住小瑞士。除了拿破仑19

世纪，却从容不迫地一直活跃到现在。

“无为”——“无为而自保”，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”的自由的思想。谈到“无为”而治，他介绍瑞士的政府领导层，是一个由七个成员组成的集体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统。总统每年换一个，很多瑞士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的角色不突出，只办一些仪式性的工作。当然，政府也干涉人民的经济和日常生活，但相对来说，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，瑞士干涉的程度小多了。

“不争”的思想——“不争之德”，“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“不争”，就自然联系到“中立”。几百年来瑞士采取中立立场。中立原则在瑞士根深蒂固。中立国不应该参与别国的战争。两次世界大战瑞士都中立。周边再怎么进行着激烈的战争，大风暴中的瑞士也能相对和平而安全地过日子。当然，如果在战争中要保持中立，早在和平时期就要采取适当措施，以避免将来的麻烦。因此，中立也是一种在和平时期就要坚持的原则。这种中立政策，跟老子一再强调的“无为”思想也有联系。

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——脚踏实地地精神。一般来说，瑞士人一听到美言就感到不舒服，就要起疑心。因此，

因此，瑞士虽为小国，却做到老子在八十章所提倡的小国人民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”，在好几百年以来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按照《道德经》超越时空的真理处世，而获得“长期的比较好的命运”。

从三十六计到《智谋》

胜雅律的专业是法学，学中文完全凭兴趣和偶然的机缘。他喜欢语言，一次在父亲朋友家看到一本中国语法书，产生极大兴趣。这以后，语言与法律并重，先后到台湾和日本学习法律和日语（中文和日文）。1975至1977年在东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选修。1981年获第二个博士学位。又在瑞士和联邦德国的大学教授日语。

一般我们提到三十六计，总是说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。这成了口头禅，就是要避开，没有别的意义。他却以西方人严谨科学的思维逻辑，抓住不放，刨根问底地问：“既然第三十六计是走，那么，第一到第三十五计又是什么？”这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回答的问题了，他只能自己搜索，这一搜，就欲罢不能。

从1973到1988年，胜雅律历时十

游记》等著名小说，也有来自《圣经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格林童话》等西方读者熟悉的作品，并逐一加以解释说明。

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读此书后给胜雅律写信称：“它不仅使人们加深了对古今中国的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那些在您的笔下得到生动解释的计谋，显示了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。就此而言，它将教会读者深入地观察与他或家或族的人们的行动。”据悉，三年内仅德文就印到第五版，发行一万三千多册，译文已有英、法、意、荷、俄等文本。中文已于1990年12月在上海出版，据他来信告诉我，到1991年6月，已印三版，达十五万册，台湾也有繁体字版。

还要“更上几层楼”

我认识胜雅律快四十年了——八十年代中国乍开外交即召开汉学家会议，他来与会，一个欧洲人，大高个，热情、开朗，十足一个大男孩，彼此一见如故。他现在还是常来北京，每次都会来我家看我。

他个人订了三四十种中文报刊，从文史哲到《飞碟研究》，涉猎广泛。在汉语教学方面，他自编了一套讲义。一个学期下来，一段《人民日报》，他的

引用中国成语和谚语，认为那是中华民族“智慧的结晶”，还随身带着一本《常用语词典》。作家们本就是个口才了得，既这样，便规定下午不能用白话说话，或用文言文，或用成语和谚语。作为向导，他告知我们游艇班次很多，大家不必着急，可以“慢条斯理”，“从容不迫”地走。到艇边，我们马上上了船，因为我们有“瑞士假日卡”，不需买票。他也有张“卡”，但因从来未游湖，不知能否用？他说只好来个“先斩后奏”。及至弄清了，才敢跟他说，不用“瞒天过海”了。他鸡弄不好相机，便无可奈何地说，这是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有作家故意说书本上没有的歇后语，如“做梦娶媳妇——空欢喜”，“戴着草帽亲嘴——差远了”之类，他忙喊暂停，掏纸笔赶紧记下，还念念有词地说，不能“错失良机”，“身入宝山哪能空手而归”。有人赞他“好学不倦”，他则谦虚地回答说，哪里，哪里。还要“更上几层楼”！

谈到他的年龄，他带来一段绕口令：“我同父母母的长兄82岁，娶了个小他48岁的爱人。如果我步他的后尘，须再等四年我的爱人才出生。”绕了半天，他想告诉我们的是，他44岁。那么到今年，他也已经74岁了。

我特别佩服的是他的执著精神。他的嗅觉特灵敏，一旦有好的或他感兴趣的问题，他一定紧抓不放，长期坚持，一抓到底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本文所介绍上述两本书，就是这样抓出来的。说实在的，像《道德经》这样老祖宗经典中难啃的硬骨头，我们这些华夏

Frau CHEN Mingxian in: Wenhui Bao 文匯報, Shanghai 5. Dezember 2018, S.11; 上海文匯報 2018-12-05, 第 11 版 作者：陳明仙

Online: <http://wenhui.whb.cn/zhuzhan/bihui/20181205/228541.html> :



文匯APP下載

从《道德经》到《瑞士之道》

2018-12-05 07:47:56 作者：陈明仙

瑞士汉学家胜雅律去年新出了一本书，名《瑞士之道》，是运用老子《道德经》的观点，对欧洲小国瑞士作分析评价的作品，很有创意。之前，他已有《智谋》一书面市。该书汇集我国的三十六计，一炮打响，有多种译本，成为西方脍炙人口的畅销书。这本《瑞士之道》于2017年5月由新苏黎世出版社出版，因只有德文，尚无中文译本，了解不多，尚难评估。但可就我所知，作点介绍，以飨读者。

胜雅律说，他接触《道德经》始于七十年代，当时他觉得其思想并不符合欧洲人的“宏愿壮志”。到了九十年代，又经过好几次阅读，突然恍然大悟，发现它在很多方面恰好是瑞士的一种“超时代、超文化、超国界的大纲”，给他提供了“崭新的瑞士观”，使他得以深入了解“祖国的真谛”。1999年，他就给学生们作了一次关于瑞士和道家的演讲。瑞士的报纸作了报道，标题是“从老子来看，瑞士可能是一个理想国”“瑞士有点道家色彩”等。

从《道德经》到《瑞士之道》

他在该书提要中列举了十个方面的问题，现举其要者简述如下：

首要的自然是在《道德经》八十章的“小国寡民”思想。他说，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的思想。不过瑞士证明这种方针，在特定历史、地理和本国政治条件下，是一种法宝。小国也有滋生霸权的野心，想成为一个大国。在中世纪，瑞士就有这种想法。它想占领意大利北部。但1515年，它在马里尼亚诺战斗中惨败了。从此以后，瑞士当政者放弃了扩大其权力范围的野心，决心安分守己，保住小领土。除了拿破仑19世纪初占领了瑞士之外，三百年来没发生过同别国之间的战争。

还有76章的“弱国”——即“柔弱胜刚强”“柔弱处上”的思想。他说，瑞士好几百年放弃了追求“大”和“强”的地位。当然，瑞士有军队，但其目标只是防备，不是侵略。瑞士没有成为庄子所说的“强木”，反而维持一种弱国的状态。一般来说，那么小而弱的国家，早就应被历史淘汰。而周围很多大国，如德意志第三帝国、大英帝国或者苏联，都已经不复存在，而弱国瑞士，却从容不迫地一直活跃到现在。

“无为”——“无为而自保”、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”的自由的思想。谈到“无为”而治，他介绍瑞士的政府领导层，是一个由七个成员组成的集体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统。总统每年换一个，很多瑞士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的角色不突出，只办一些仪式性的工作。当然，政府也干涉人民的经济和日常生活，但相对来说，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，瑞士干涉的程度小多了。

“不争”的思想——“不争之德”，“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“不争”，就自然联系到“中立”。几百年来瑞士采取中立立场。中立原则在瑞士根深蒂固。中立国不应该参与别国的战争。两次世界大战瑞士都中立。周边再怎么进行着激烈的战争，大风暴中的瑞士都能相对和平而安全地过日子。当然，如果在战争中要保持中立，早在和平时期就要采取适当措施，以避免将来的麻烦。因此，中立也是一种在和平时期就要坚持的原则。这种中立政策，跟老子一再强调的“无为”思想也有联系。

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——脚踏实地的精神。一般来说，瑞士人一听到美言就感到不舒服，就要起疑心。因此，二十世纪别国沉迷的一些政治思想，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者当代欧盟主义，对瑞士来说，吸引力都不强。瑞士一直都不赶时髦。美好前途的预言太好听，唯其那么好听，就不可信。于是发生千万不要上当的防备心理，先等一等，看看发展再说。这是瑞士至今未加入欧盟的原因之一。

其他还有“善言不辩”的谦虚精神，“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”——反对极端的精神，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——对立调和的精神，等等。

因此，瑞士虽为小国，却做到老子在八十章所提倡的小国人民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”，在好几百年以来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按照《道德经》超越时空的真理处世，而获得“长期的比较好的命运”。

从三十六计到《智谋》

胜雅律的专业是法学，学中文完全凭兴趣和偶然的机缘。他喜欢语言，一次在父亲朋友家看到一本中国语法书，产生极大兴趣。这以后，语言与法律并重，先后到台湾和日本学习法律和语言（中文和日文）。1975至197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进修。1981年获第二个博士学位。又在瑞士和联邦德国的大学教授汉语。

一般我们提到三十六计时，总是说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，这成了口头语，就是要避开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他却以西方人严肃科学的思维逻辑，抓住不放，刨根问底地问：“既然第三十六个计是走，那么，第一到第三十五个计又是什么？”这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回答的问题了，他只能自己搜索，这一搜，就欲罢不能。

从1973到1988年，胜雅律历时十五年，写成《智谋》一书。他将每一计都提炼出几个方面，写出“核心内容”，并用当代意识对计语代表的多层含义加以阐释，从而使内容得到开掘、拓展和升华，将零散三十六计提高为“智谋学”。作者参阅了二十余本亚洲文化圈谈三十六计的书籍，几百本中国文言和白话著作，几千篇中文报刊上的文章，同时也参考了西方以及印度、阿拉伯有关智谋的文献。全书由250个生动的小故事构成，其中不仅有中国公元前的历史典故，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著名小说，也有来自《圣经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格林童话》等西方读者熟悉的作品，并逐一加以解释说明。

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读此书后给胜雅律写信称：“它不仅使人们加深了对古今中国的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那些在您的笔下得到生动解释的计谋，显示了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。就此而言，它将教会读者深入地观察与他或亲或疏的人们的行动。”据悉，三年内仅德文就印到第五版，发行一万三千多册，译

文已有英、法、意、荷、俄等文本。中文已于 1990 年 12 月在上海出版，据他来信告我，到 1991 年 6 月，已印三版达十五万册，台湾也有繁体字版。

还要“更上几层楼”

我认识胜雅律快四十年了——八十年代中国作协外联部召开汉学家会议，他来与会，一个欧洲人，大高个，热情、开朗，十足一个大男孩，彼此一见如故。他现在还是常来北京，每次都会来我家看我。

他个人订了三四十种中文报刊，从文史哲到《飞碟研究》，涉猎广泛。在汉语教学方面，他自编了一套讲义。一个学期下来，一段《人民日报》，他的学生能看懂 50%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，他找中国的歌词作教材。为此曾要我介绍乔羽与他认识，也让我带他去端木蕻良家去拜访过。

1988 年夏，我参加作家代表团访问希腊回国途中顺访瑞士。瑞方派我们熟悉的华裔女作家赵淑侠和他二人轮流来陪我们。有天下午他来带我们去苏黎世湖游船，他与大家无语言障碍，特别是他用很“洋”的腔调说出极“土”、极地道的中国话，实在令人捧腹。他爱引用中国成语和谚语，认为那是中华民族“智慧的结晶”，还随身带着一本《常用谚语词典》。作家们本就个个口才了得，既这样，便规定这下午不能用白话说话，或用文言文，或用成语和谚语。作为向导，他告知我们游艇班次很多，大家不必着急，可以“慢条斯理”、“从容不迫”地走。到艇边，我们马上上了船，因为我们有“瑞士假日卡”，不需买票。他也有张“卡”，但因从来不来游湖，不知能否用？他说只好来个“先斩后奏”。及至弄清也适用，才诙谐地说，不用“瞒天过湖”了。他捣弄不好相机，便无可奈何地说，这是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有作家故意说书本上没有的歇后语，如“做梦娶媳妇——空欢喜”，“戴着草帽亲嘴——差远了”之类，他忙喊暂停，掏纸笔赶紧记下，还念念有词地说：不能“坐失良机”，“身入宝山哪能空手而归”。有人赞他“好学不倦”，他则谦虚地回答说，哪里，哪里，还要“更上几层楼”！

他的本名是 HARRO VON SENGER，VON 表明他祖上是贵族。我们说，那你是世家子弟啰！他也来个对答如流，说：不过是“徒有虚名”。

谈到他的年龄，他来了一段绕口令：“我同父异母的长兄 82 岁，娶了个小他 48 岁的爱人。如果我步他的后尘，须再等四年我的爱人才出生。”绕了半天，他想告诉我们的是，他 44 岁。那么到今年，他也已经 74 岁了。

我特别佩服的是他的执著精神。他的嗅觉特灵敏，一旦有好的或他感兴趣的问题，他一定紧抓不放，长期坚持，一抓到底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本文所介绍上述两本书，就是这样抓出来的。说实在的，像《道德经》这样老祖宗经典中难啃的硬骨头，我们这些华夏子孙，都未必敢轻易去碰，何况一个

外国人！敢于运用中国最难懂的经典，去思考他们国家最根本的制度、道路等战略问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气魄。没有一种非常解放的思想，没有极大的勇气，要尝试这样做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也是我收到他的信，实在无法平静，终于憋不住内心的冲动，拿起笔来，想要向大家介绍这位汉学家朋友的缘由。

2018年9月24日

作者：陈明仙
编辑：李伶
责任编辑：舒明 潘向黎

*文汇独家稿件，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Zu Frau Chen Mingxian: <http://www.baike.com/wiki/%E9%99%88%E6%98%8E%E4%BB%99>

陈明仙（1930—）



开放分类：[人物作家名人学者广安名人](#)

四川广安人。中共党员。1957年毕业于外交学院。1950年参加志愿军，历任东北军区后勤油料部办公厅秘书，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员，中央对外联络部对外宣传处干事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宣传组组长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综合处及欧洲处副处长，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，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散文集《白色郁金香》，译著《[带枪的黑人](#)》（合译），散文《绿色的心脏》、《[樱花雪](#)》、《逃避中的追求》、《艾丝美拉达来到中国》、《我们的团长》、《南方的风》，散文及诗集《海外履痕》等。部分作品选入《散文诗大系》等多种选集。